

杜边文集

杜
边



第一卷

王刚 张惟 主编

花城出版社

杜边文集

第一卷

温刚 张惟 主编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边文集

杜边著

温刚、张惟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12

ISBN 7-5360-3724-4

I. 杜...

II. ①杜...②温...③张...

III. ①杜边—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705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台山华宁彩印厂印刷
(台山市台城富城大道 60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25.375 5 插页

字 数 59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3724-4/I·3048

定 价 7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一集

《杜边文集》编辑札记	张惟 1
关于日记	温刚 18
日记	25

戏剧、电影、电视、小品

《明天的太阳》(话剧)	69
《宝星》(话剧)	101
《野心家》(话剧)	134
《野孩子》(话剧梗概)	175
《岛上夜曲》(大型广场剧梗概)	177
《不规矩的规矩》(小品梗概)	179
《王八蛋才疯》(小品梗概)	180

(以上为新马时期作品)

《村边小景》(小品梗概)	181
《值班》(小品)	184
《玫瑰花开》(电影剧本)	191

《深情盼望》(电影剧本)	274
《青春为他钟情》(电影剧本)	324
《志在千里》(电影剧本)	388

二集

《查理王寻根记》(电影剧本)	437
《香港少爷在特区》(电影剧本)	510
《红梅》(电影剧本)	581

小说

马来亚抗日战争长篇小说(提纲)	645
《潜悟》	662

散文、诗歌

南岛剧团在武吉港脚	688
工作前后	691
家乡 生活 艺术形象	694
老战友要带出新战友	698
无声悲吼——致马华战友郑普洛唁电	701
生活 岗位	702
梦里求索	706
怀念新马诗人佐丁	720
女娲行吟——梦里拾趣	727
希望	734

笑.....	735
失落的梦.....	736
月亮，你在哪里？.....	737
红莲.....	738

书信

致新加坡老朋友漫流的信.....	739
致新加坡忘年之交李金叶的信.....	748
致新加坡归侨朋友黄焘的信.....	756
致新加坡归侨朋友王棋南的信.....	761
致温刚的信.....	763
致闽粤赣边纵文工团战友张惟、杨志刚、陈培光及其他青年朋友林菁、王学安的信.....	765

附录

香泥和红豆情结.....	775
战后马华剧坛的一颗明星——杜边.....	778
杜边确是宽柔的校长.....	790
忠于史实.....	798
关于杜边著作选送新加坡参加 “中国南来作家手稿、相片、著作展”情况	800
杜边作品编目.....	802
鸣谢.....	806

《杜边文集》编辑札记

杰出的人民艺术家杜边先生走了，魂归大海，骨灰和鲜花掺和着撒在他出生地厦门和他的眷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新加坡的湛蓝海面上。

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作家的生命总是活在他的作品中。杜边的作品，是他一生和着血和泪写成的，反映了 20 世纪人民的抗争和时代潮流，既有体现抗日卫马运动和战后新、马人民反对英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斗争，也有描绘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全面振兴中华的雄伟进程。任何走进和思考 21 世纪前途的人，都不能回避或绕过 20 世纪的历史存在。所以，我敢断言，杜边的作品对于现际仍是一种历史和正义的昭示，是不朽的艺术。

但是，杜边长达 85 年的漫长生涯，他早年在马来亚的山芭丛林中写下的抗日诗歌和剧本几乎荡然无存；战后他在新加坡主持“海鸥剧团”所创作和演出的剧目，也因他突然遭受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而陷落；回到中国南方游击区创办文工团以及在上海电影文学创作所等单位工作的稿本，又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摧毁飘零散失。因之，搜集汇编《杜边文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杜边的夫人、战友和学生温刚不惧艰难，在海内外友人的协助下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和她同是当年杜边任团长的闽粤赣边纵队政治部文工团的团员，她邀我协助编辑《杜边文集》，对于

对我来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在搜寻、阅读杜边老团长的大量戏剧、电影、小说、诗歌、评论作品和日记、书信中，我常常激动得心潮澎湃，感到自己又和那个时代同命运，和人民共呼吸，更加感到艺术家的生命依然与我们同在。这也使我有机会，第一次系统地读到至今能够收集到的杜边的作品、手稿，我愿意写下我的“第一感觉”，以与我们文工团的战友们和海内外友人、读者共同切磋探讨和交流，是为引玉之砖。



也许是一种命运的机缘，我随父母自印尼苏门答腊归国途中生于新加坡，1933年和1934年之交继续航行横越太平洋回到祖国，在厦门岛登岸，见到的是抗日英姿的十九路军的庄严形象。而由于十九路军发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一批爱国民主青年受到国民党的弹压，青年杜边正被迫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厦门，孤身飘洋过海，踏上新加坡的土地。

杜边当过苦力、泥水工，在困苦中也向报馆副刊写文章。后来他到了对岸马来半岛的柔佛，在辅华学校和光轮小学当教员。

然而，具有艺术天赋的杜边的身上，永远有一种躁动，特别是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救世情操和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战，杜边毅然放弃了较为稳定的职业，他和赖丹、林越夫、陈朔风、颜国业、戴小郎（俊英）等发起创立“南岛旅行剧团”，杜边（当时名拓夫）是主要负责人和总编导。剧团深入马六甲、柔南、森美兰和中马煤炭山演出，剧目除了选用祖国的救亡作品如《放下你的鞭子》、《铁蹄下的歌女》、《松花江上》等，主要是杜边创作编导的戏剧《巨魔》、《爱国心》、《情与法》、《万恶公司》、《战地泪花》、《他的末日》。这些作品，连同他1936年创作由柔佛辅华学

校师生演出的多幕剧《活路》，不仅显示了青年杜边的艺术才华和他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而且不可动摇地奠定了他作为“马华戏剧运动”先驱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可惜，上述剧本都已遗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我们只能从方修先生主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九）剧运特辑和有关报刊的评介中略知剧目的内容和演出时引起的巨大回响。

南岛剧团被英殖民当局强行解散后，部分成员回到新加坡郊区，又组成“实验流动剧团”和“茶花剧团”活动。日军南侵致新加坡沦陷时，杜边（用名苏仲人）和阿蕾、黄涛儿、傅静山等人转移到内地山芭，加入抗日卫马战斗，杜边成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司令部宣教团的负责人。

深入实际的斗争生活，使杜边的戏剧创作出现了深刻的转折。此前，杜边的作品可说主要是反映祖国人民的英勇抗战面貌，以及沦陷区的同胞在日寇铁蹄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情景。这些仍尚属于“侨民文艺”。而在进入山芭以后，杜边接触到新马各族人民的斗争生活，他的作品，自觉地去反映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在马来亚大地上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抗争。如多幕剧《二年》，独幕剧《她疯了》、《反逼迁》、《反扫荡》、《父与女》、《中马、印一家亲》，都是抗日“宣教团”经常演出的剧目，也可说是由“侨民文艺”转向“马华戏剧”的典型性的代表作，是杜边在战后提出“马华文艺独特性”理论的先行实践，其在马华文艺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深为遗憾的是，上述的剧本也未能留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新、马剧人和作家的回忆、记叙中感受一二。据说杜边新创作的《二年》刚脱稿，在原始森林遮掩的抗日军司令部小广场亮起电灯演出时，演到搜山的日军士兵兽性发作要奸淫一位逃入山芭的华人母亲，而那个年已入暮的父亲豁出命去同敌人殊死搏斗终遭杀害，全场一片寂静，骤而响起了抗日军战士愤怒的吼声，连那

些听不懂华语的英国兵和澳洲兵（从日军收押的俘虏营逃跑出来为抗日军收留保护的同盟国军人），也碧眼悬珠，唏嘘不已。可以想见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何等强烈。当时震撼人心的佳作，想必也可留给后人传世。

二

全马各族人民经过三年八个月的浴血斗争，配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杜边从山芭走出来，他被推选为柔佛州首府新山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宽柔小学校长。三个月后，他又从新山渡海到对面的新加坡去，他太热爱马华戏剧事业了，他和文艺界的朋友们诸如蓝嘉、刘思、普洛、佐丁、山兄诸人发起成立“马华文艺工作者联谊会”（简称马华文联），同时成立了“新华戏剧工作者联谊会”（简称新华剧联），杜边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又和肖敏、陈亮、蓝志明、赖丹、洪流、李云、阿蕾、佐丁等人组织“新加坡海鸥剧团”，他是主持人和总导演。随着战后新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流，杜边的戏剧创作空前活跃，艺术日臻成熟，他连续创作了《明天的太阳》、《野心家》、《宝星》、《野孩子》、《王八蛋才疯》、《老绅士与醉苏丹》、《岛上夜曲》等话剧剧本，并导演了中国的大型话剧《升官图》、《万世师表》、《结婚进行曲》等。

这是杜边戏剧创作的辉煌时期。从1937年“南岛剧团”算起，杜边整整创作了20部戏剧作品，这是马华戏剧的珍贵宝库，还不包括他改编的《海滨渔妇》、《廿六个和一个》等剧目。

20世纪初叶以马来亚（含新加坡）为主要活动基地的东南亚华文话剧，初期是具有明显的“华侨文艺”型的新剧。当杜边踏上新加坡的口岸并列柔佛州开始戏剧创作的时候，正是遇到新

加坡文艺人士发出“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的呼吁。1934年邱士珍（废名）在《狮声》著文更是明确地主张推进“马来亚地方文艺”，遂出现了“马华文学”的新概念。受此影响，杜边早期的反映侨民生活的剧作，就初具南洋本土色彩。他到山芭参加抗日军活动后，由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对受压迫的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一视同仁地同情和热爱，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发现了人民的伟力，他的创作已经转到反映当地各族人民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为主要内容。战后时期，他到新加坡从事的卓越的戏剧运动，已经完全站在马来亚各族人民的立场，投入反对英殖民主义卷土重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其作品成为新、马文艺的发韧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感谢新加坡人士千辛万难保存了此一时期杜边写下的代表作《明天的太阳》、《宝星》和《野心家》。据说杜边在海鸥剧团赶写这些剧本时曾伏案沥血，因为他的心和剧中人一同悲愤呐喊。《明天的太阳》、《宝星》是采用冷峻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战后的新、马社会和人民生活。《明》剧中的非非原是爱国纯真的中学生，她热爱的丈夫到山芭抗日去了，一个弱女子带着年幼的女儿在日据昭南岛生活，被迫沦为小妾和妓女。新加坡光复后，她企望光明，然而往日的日本皇军的黑帮爪牙又摇身成为英殖民当局统治人民的打手，抗日归来的丈夫当了一名穷记者，无力救她跳出火坑还一时不理解她的处境，她绝望地自杀了，以死控拆这个仍然不合理的社会。结尾有似曹禺《雷雨》的凄绝，但作者借着非非的遗书喊道：“天快亮了！你该忘记我，快带着，这新的生命，走上新的道路，去，去迎接明天的太阳！”这是作品的一抹亮色，表明了作者对新、马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民主生活的信心和积极进取的心态，用艺术的力量点燃人民的希望。《宝星》是表现抗日人民军的一位队长复员归来，接受英国殖民当局授予“宝星”勋章，但是他发现战后的新加坡，各族的劳动者和抗日

退伍军人仍然在社会的底层苦苦地挣扎着，甚至受到更严酷的镇压，而昔日依靠日本人统治的投机商人、内奸却适应英殖民当局统治的需要继续作威作福。这个剧本揭露现实的深刻性，艺术手法的集中、鲜明，忧愤的深广，可视为马华文艺的纪念碑或作品，唤起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最为英殖民主义者所不能容忍。《野心家》却运用荒诞派的象征手法，描述洋头家如何采取阴谋诡计，挑拨离间，破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位企业家战后共建新、马经济的友好合作。其针对性是明眼人一望即知的。戏剧情节安排的巧妙，艺术性的高超令人叹服。而《岛上夜曲》是杜边编导的表现新、马人民抗日斗争英雄事迹的大型话剧，除了海鸥剧团全体总动员外，还邀请新加坡其他团体的剧组、剧队共两百余人参加演出。该剧反映了马来亚哥打河畔某村庄，华人、马来人联合反抗日寇扫荡、保卫新马的全景式战斗，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堪称是战后马华文艺的史诗式作品。此时，杜边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艺术观，他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现，而且在夏衍一度担任主编的《南侨日报》发表《抗日卫马文艺与“华侨文艺”运动》的评论。从理论到实践，杜边都提出和强调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使其从“侨民文艺”逐渐摆脱开来。今天的马来西亚文艺和新加坡文艺，是从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着的，应该说，杜边是新马文艺的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之一。

杜边在新、马的创作以戏剧为主，但他也在《星洲日报》发表过小说《蛇校长》，童话《狮岛夜话》等。他也擅长写诗，他作词的《树胶花开》、《槟榔女》是新、马人民武装抗日时期的流行歌曲。战后吴村导演的邵氏第一部华语电影《新加坡之歌》的主题曲，歌词是杜边作的，脍炙人口，传唱一时：

新加坡，新加坡

别再悲愁，把你的青春消磨

昨夜血雨腥风催老你许多
今朝今朝啊
黑暗已去，我们要兴奋
为人民的胜利高歌……

这样一位和新、马各族人民血肉相连的艺术家，在新、马大地上绽放卓越艺术才华的作家，正当他的艺术事业和创造才能如日中天的时候，由于他的鲜明的反对英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新、马独立和追求自由民主的立场，为英国殖民当局所决然不容。1948年6月18日颁布“紧急法令”的次日凌晨，把他作为“第一号要犯”逮捕，并抄走了他所有的剧本、手稿，将他驱逐出境。然而，历史的阴霾散去后，取得独立的新、马各族人民，却越来越认识、理解和怀念这位人民艺术家，称他为抗日英雄，新马剧坛的一颗明星，马华戏剧运动的前驱者。我想，只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文艺存在着、发展着，其先驱者之一的杜边先生所创造的业迹和艺术珍品，是永远抹不去的，将永恒地为后人所借鉴和怀念。

三

1949年初，杜边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他无限依恋地回望他生活了十余年的新加坡和失落的艺术事业。途经英占的香港，港英当局不许他上岸，扬言要把他送到厦门国民党统治区。在面对生死关头，他幸得爱国华侨的帮助，扮成侨商，乘坐小汽轮溯韩江而上进入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领导的粤东游击区。他在大埔县高陂镇上岸，看到了身穿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战士，有人喊了他一声“老苏（仲人）！”原来也曾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战士较他早回国认识他的。他舒了一口气，他回家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政治部文工团成立，杜边是艺

术部主任，在战斗途中由于团长温涛同志病重就医，不幸逝世，杜边被任命为代理团长、团长，率团转战闽粤边境。

著名作家洪洋称这是杜边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我正是在这时加入边纵文工团，成了杜边麾下的文艺战士，使我能够在战斗中认识这位来自我的出生地——新加坡的著名导演和爱国艺术家。

由于淮海战场败退下来的蒋军胡璉兵团的窜扰，粤东游击区仍然处于被分割的状态。文工团的演出只能在战斗的空隙和分散的村庄进行。杜边是新加坡大舞台回来的总导演，他却适应游击区战士和百姓的需要，立时创作了独幕剧《村边小景》和《好花插在牛粪上》，短小精悍，寓意深刻，在游击区的演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剧本已经失落了，当时的演员杨珍特地写了《村边小学》的剧情梗概，我们只能从中略窥一斑。

1949年9月，文工团奉命随边区党委和主力部队进入福建的龙岩，在中央苏区时期这里曾是瞿秋白指导苏维埃剧团进行艺术活动的地方，也是联结粤东与闽西南的经济、文化重镇，如今又是闽西首府和边区党委驻节地。杜边感到此地虽尚不及新加坡的繁华，至少不亚于柔佛州的实力，他的创造魄力和艺术才华又充分调动起来了。

在刚解放的龙岩城，他首先把曾在新加坡执导的大型话剧《升官图》搬上龙岩的舞台，这出讽刺旧中国官场腐败的喜剧，自然立刻得到观众的激赏和热烈共鸣。他又执导或指导排演了《血泪仇》、《白毛女》、《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等剧。（在文工团北上以后他因病留在龙岩期间，又组织业余剧团排演了《思想问题》、《王秀鸾》、《美国人民的声音》、《红领巾》等剧。）都引起了轰动热潮，这在龙岩地区的戏剧史上是空前的，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还难望其项背。

杜边还以艺术教育家的姿态出现，在当地党委主办的“闽西文工学习班”，由左联作家马宁为主任，杜边为副主任，培养地

方上的文艺人才，边纵文工团新吸收的团员也参加受训。杜边是实际上的行政负责人和艺术指导，他倾力培养了建国初期当地的第一批艺术骨干力量。因之，杜边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闽西文艺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由杜边这样的第一流艺术家导演，边纵文工团（入城后一度改称闽西文工团、福建军区第八军分区文工队）上演的一系列大型剧目，竟然名声远播华东地区。当时文工团突然奉命北上，连调到福建省委担任领导的原边纵政委魏金水、司令员刘永生出面也挽留不住。个中缘由回想起来，一是杜边在新加坡任“海鸥剧团”总导演时，曾主持马华文联和新华文协欢迎中国著名作家夏衍先生莅新的欢迎会，这时听说夏公主持华东的文化工作，他致函联系，汇报了回国参加创建文工团的情况，并希望自己能去从事电影工作；二是福建军区兼第十兵团宣传部长、作家吴强调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文化部副部长，他也推崇这支很有发展前途的年轻文艺队伍。这样，文工团离开了闽西赴华东军区报到，把边纵文艺的种子洒遍了大江南北。

杜边因病滞留龙岩，后来他经夏衍安排，偕同温刚赴上海电影创作所工作。然而杜边是一个对艺术事业充满火一样热情和执著的人，他在留岩期间，不仅组织业余剧团导演了几部大戏，而且他和邱士珍、张垣、陈军平等人发起创立龙岩专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成为福建省最早成立的地区文联。

我随文工团北上 20 余年后，辗转回到闽西，接任龙岩地区文联第二届主席，踩着先驱者的光荣足迹，缅怀他们当年创建的业迹，我忽然有了重大的发现和感悟：龙岩文联和马华文艺、新华文学的血缘联系和亲情。

1951 年初创立龙岩文联的主要发起人杜边、邱士珍，都是马华文学和剧运的先驱者，较为年轻的另一位发起人陈军平，也是对他们提出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理论的支持者，另一位发起

人张垣是香港作家也是他们共同的朋友。而与此同时，对龙岩文联成立表示声援的在外地工作的龙岩籍作家，如马宁曾是马华文坛重要的小说家、剧作家；中国剧协负责人、评论家吴荻舟（秋枫）在 1946 年新加坡展开马华文学的大争论中，其论文被视为是马华文学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另外有一位大革命时代的龙岩县委领导人陈子彬，到马来亚后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并明确指出“马来亚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而我的出生地是新加坡自然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所以龙岩文联一直关注《马华新文学大系》出版和马华、新华文学的研究动态。发展到 21 世纪的第一年，龙岩文化研究会将在第二届世界龙岩同乡恳亲联谊大会期间，于新加坡举行“龙岩文化研讨会”，可以说是在新世纪继续发展龙岩文化与马华、新华文学的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杜边老团长以及邱士珍、陈子彬、吴荻舟等先驱者若于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四

杜边调到上海，在中央电影局上海剧本创作所任编辑，负责辅导青年作者，如李德复写的电影剧本《典型报告》就是由他责任编辑。他还为上海出版的《大众电影》写过一些影评。1958 年大跃进，他被调去支援新厂武汉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组长。“武影”下马后，他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当时他到潮汕地区选了一部潮剧《滨海风潮》，拟改编电影未成，但却在他协助导演后参加了广东省的戏曲会演，他还为之写了评论。

他也被派到“武钢”拟改编一部工人作者写的小说《年轻人》，但由于与领导人提出的主题思想不符合，也未拍成。

总之，杜边在上海、武汉、珠江三个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创造力和艺术才华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而这正是他思想和艺术上

成熟的年华。我们探究其原因，一是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生活和文艺战线“左”的错误思想愈益抬头，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集团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右派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任何优秀艺术家包括杜边所崇尚的人文思想和创作主体论，都在“左”的理论袭击面前感到迷茫，无所适从。二是作家的生活积累，杜边所熟悉的是海外生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山芭丛林中的斗争，战后新马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以及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共同建立发展经济的努力。这些都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比较难以掌握的题材。因之，这位杰出的艺术家有了太长时间的沉默。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位在海外坚定地反抗法西斯、反对殖民主义的国际战士和爱国者，又被造反派当作“特嫌”批判，受尽折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熄灭他心中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对祖国的忠诚，他的艺术家的炽热火焰仍然期待着喷薄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左”的枷锁被粉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他身处改革开放的门户——广州，新、马等地的海外朋友讯息又沟通了，分散各地的文工团员也在寻找老团长，海内外的风云凝集胸中，杜边的创作力第三次喷发，而这时他已步入65岁的年龄，却以燃烧着的生命，写出了10来部的电影剧本，还有山歌剧，如《梅水悠悠情满江》，以及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另有两部未及完成的长篇小说大纲。我们看到他编导最后演出的一个独幕剧《值班》和发表的长诗《梦里求索》是在1994年，这时他已是82岁了。一位晚年的艺术家爆发了如此旺盛的创造力，古今中外也是罕见的，这就是杜边的意志和性格力量。

我们在这里收录了他的7部电影文学剧本《玫瑰花开》、《青春为他钟情》、《志在千里》、《深情盼望》、《香港少爷在特区》、《查理王寻根记》、《红梅》。从杜边晚年的力作里，我们感受到了